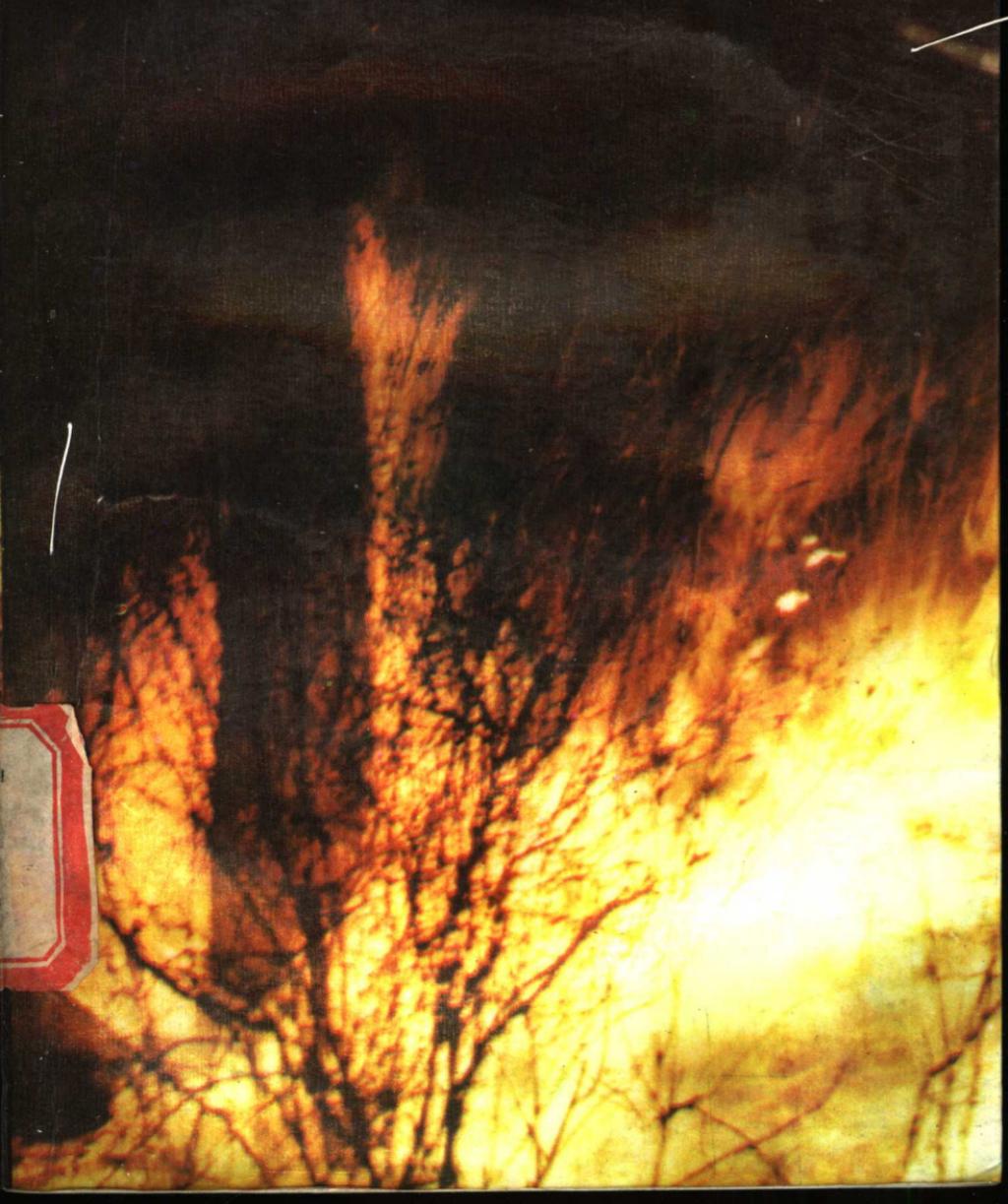


燃烧的春天



燃 烧 的 春 天

——大兴安岭林区职工扑火救灾英雄谱

中国农林工会全国委员会 编
工人出版社工运编辑室

工人出版社

燃 烧 的 春 天

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天津市大邱庄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9000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大邱庄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700册

ISBN7-5008-0145-9/1·37 定价1.50元

谨以此书献给

为保护国家森林资源而献身的林区职工们

劍水心
林邊脩禊

高德占
五八年夏

序　　言

莽莽密林的大兴安岭，横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，是我国的重点国有林区。森林面积1200万公顷，蓄积量有11亿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约占62%。森林资源，是林业职工的生命线，是他们为四化做贡献的依靠和基础。近三十年来，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中，数以万计从事勘察、设计、采伐的林业大军，身负国家和人民委托，立下了献身林区的志愿。他们爬冰卧雪，常年战斗和生活在那，开发林区，建设林区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，为保护我国北方的自然屏障，贡献了自己的一切。

1987年5月，先后发生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这是一场震撼全国人民心灵的大火灾。一方面是官僚主义失职行为和管理不善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，另一方面则是千百万职工群众和人民子弟兵舍己救人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。在库都尔林业局，几小时之内，大火不仅烧了大片的林木，还使52名扑火职工丧失了宝贵的生命。之后，西林吉、图强、阿木尔三个林业局的200多名职工和家属又相继遇难。国家森林资源和林区建设所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。当特大火灾发生时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极为关怀，在关键时刻派去了解放军、消防战士和林业职工一起战斗，对扑火救灾取得胜利，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在大火中，林业职工是扑火队伍中的基本力量。除了必要的留守，几乎全部开赴火场第一线，最早就地扑火的是林业职工，夜以继日，风餐露宿，不顾疲劳，连续作战，最晚撤离火场的还是林业职工。在将近30个昼夜里，他们积极地与森警部队、消防战士和解放军指战员协同作战，涌现了许多奋不顾身，舍生忘死，英勇作战的先进人物。在大兴安岭北三局大火中遇难和烧伤的，绝大部分是林业职工及其家属。为了扑灭林火，相当多的职工，不顾自己的父母子女，来不及向亲人的遗体告别，更不顾个人房屋家财被大火吞没，火速奔赴灭火前线。他们顾大家，弃小家，坚守岗位，保卫国家财产，协助疏散家属。总之，林业职工在这场扑火救灾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们的高尚情操是一部教育青年的最有说服力的教材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，还有一些党、政、工会干部的事迹。他们不仅做了出色的组织工作，而且身先士卒，以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气概，率领扑火救灾大军，顽强战斗，充分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，在火场上，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。

这些普通的干部、工人、家属、甚至少年儿童，平时默默无闻，但在大火中却能做出个人的牺牲，表现了他们对社会和祖国最真挚的感情。这些同志应该受到奖励，历史将怀念他们的功绩。

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本扑火英雄先进事迹的小册子，是为林业职工和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。这是一本很好的教材。希望全国职工们都来读一读这本书。

现在，林业战线的全体职工，正以党的十三大精神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，以大兴安岭扑火救灾先进事迹为学习榜

样，继续发扬林业职工艰苦创业、奋发图强的光荣传统，为加快林业改革和建设的步伐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倪志福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北京

目 录

这里，是一片热土.....	董 勇 (1)
金子就是金子.....	王国栋 (17)
从废墟上站起来的人们.....	王晨光 (25)
搏火记.....	詹长江 陶水明 雷志国 (35)
“铁军”大山为你作证.....	郎咸仁 傅建国 (43)
五丫之死.....	杨步高 (56)
偏师颂.....	富世魁 (64)
扑火救灾中的工会干部.....	龚 宣 (87)
英雄与巴都尔共存.....	胡 素 (91)
曝光.....	郎咸仁 杜成璞 (98)
烈火中的前哨.....	国 涌 (108)
大兴安岭是由绿叶组成的.....	杨永生 (119)
他是个“代干”.....	国 涌 (127)
渭水河畔的颂歌.....	银德健 井 频 张公民 (136)
深沉的爱.....	杨永生 (146)
在火红的背景下.....	张又兴 (151)
啊、五月十日.....	郎咸仁 (155)
一位知识分子的情操.....	杜成璞 (164)
森林里有棵蘑菇树.....	李树山 (167)

这里，是一片热土……

董 勇

当你走过那片焦黑的土地
你的心灵震颤、惊悸
不要悲伤
因为，那里虽有死亡
更有牵魂动魄的浩大力量

——采访随感录

漠河县的一位领导对我说：“他们真了不起，那天晚油库周围的大火，连消防车都没敢进去，他们竟把油库保住了，奇迹！”

“那天晚上，多亏了他们。要不，我们早就没命了！”一个躲灾的群众说这话时，脸上还露出惊悸的神色。

带着想探求一下他们心灵的愿望，我采访了他们，这些人的回答平淡。几乎每个人都是那么几句话“当时我们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应该那样做。”

“那油库是我们亲手建的，总不能眼看着被火烧掉！”

“要说死，谁不害怕？都有老婆孩子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”

几句话过去，他们沉默了。可我却不能够。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，难道仅此几句平淡的话？

我不愿意就这样回去，磨磨蹭蹭地和他们唠起了家常儿。也许是精诚所至吧，他们的话开始多起来，讲起了他们

的昨天，他们的过去。

他们当中大多是这里最初的创业者，他们太爱这片土地了。近二十年的时间，他们在极北的苦寒之地，在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，亲手建起了自己的家园。他们的青春，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血和汗都抛洒在这片土地上。这里有他们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懊恼，留下了他们爱的笑靥，也留下恨时的蹙眉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：“大半辈子了，支巴起这个家容易吗？眼看着家被烧，谁不心疼？能保一点是一点，咱不能不管啊！”

是的，一切都是为了爱。爱也是爱，恨也是爱，高兴是爱，痛苦还是为了爱！

渐渐，我被他们感染了，他们的喜、他们的愁，他们的爱与恨无一不在撞击着我的心。

历史用事实记下了他们的功绩，我愿用文字记下他们的名字：张志魁、张庆田、张连法……

他们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
来，与32个大油罐共同矗
立在那被烧焦的土地上

火，发泄了它最后的疯狂之后，象一头耗尽精力的巨兽，匍匐在地上，它绝望地看着那终未能使它的淫威发泄出去的目标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把一团团浓烟吐了出来……

“火灭了……”一个嘶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。燥动、喧嚣了一夜的罐区立刻静了下来。罐顶、罐下的人呆住了，余烟和残火仿佛在慢慢凝固，山和树是一个大大的特写“黑”字。那山、那树、那人，还有那依就整齐地排列在那

里的32个泛着白光的大油罐，都在焦黑的底片上“定格”！
静，死一般地静。

突然，一阵撼动心灵的狂呼撕裂了浓烟，向着罐区四周，向着远山，向着天空迅速传升。

“保住了，油库保住了！”

14条汉子紧紧地抱在一起，14个血性男儿热泪在脸上横流！

“保住了！”

“保住了！！……”

时针艰难地停在了1987年5月8日凌晨4时。

贝加尔湖东移的暖流烘烤着这片土地，燥热的风，吹来一阵阵难咽的焦糊味，蛋青色的曙光被浓烟遮没，薄如轻纱的晨雾里掺进了刺鼻的焦臭。

灰朦朦的天，烟腾腾的罐区，焦黑的山，光秃的树，坍塌了的民房……这是一个痛苦的黎明，它的阵痛还在西林吉镇盘桓，缠绕着人们的心灵，身躯。

饿。渴。浑身酸痛。

14个人躺在地上，手触着烧焦的土地，紧闭着涨痛的双眼，凝固了的思维在恢复……

10个小时，怎样过来的？几次走进阎王的宫殿，又几次走了回来。

现在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有了思维，有了渴望。自己还活着，真好象从地狱里走出来一样。

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生命的音符跳跃得这样强烈！当经历了一场死亡考验的人重又得到生命、回过头来再去想刚刚走过去的一切时，他们有些后怕：昨天晚上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亲人们现在怎样？他们能不能安全脱险？14颗心一阵

强烈的抽搐，爸爸、妈妈，您在哪儿？老婆孩子，你们在哪儿？
14条汉子向亲人们发出焦虑的呼唤！

别人在疏散转移，他们撇下了亲人，冲向最危险的地方

这是一个焦渴的5月。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县西林吉镇——那为海内外游人津津乐道的“北极”小城，一场灾难正悄悄地向它逼近。

火，瞄准了原始森林里的枯树倒木。干透了的树枝、杂草，以及那堆在家家户户门前的样子垛，它要在这里演出一场让整个人类都为之震颤的悲剧！

5日晚7时，咆哮的烈火遮天蔽日突然席卷了西林吉镇。象投下一枚重磅炸弹，西林吉在颤抖！这为人类带来了文明与幸福的火，一旦发起疯来，竟使众多人的创造黯然失色。

风，火过处，碗口粗的树连根拔起，水泥电杆拦腰折断，钢轨烧成了蛇形，铁、玻璃化成了水，化成了气……

一刹时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震懵了的人们，头脑里只有两个可怕的字：死亡！

求生的本能，这是造物主在创造这个世界的同时，一并给予人类的。瞬间的麻木过后，西林吉镇的人清醒了，他们要活，他们要冲出去！

公路上，人流、车群、呼喊、哭叫，搅作一团。人们不顾一切，都在拼命地选择能够逃生的路。

就是在这生与死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，他们，却选择了可能走向死亡的路。

当大火席卷县城的时候，张庆田没有回家。他从办公楼

出来后，直奔油库。此时，他站在城西北的半山坡上，冷峻的脸绷得紧紧的。望着镇里燃起的冲天大火，他的心情是沉重的。他是主管能源的副经理，这一千多吨油脂燃料，油库四周百姓的生命，都在他手里攥着。他知道油库一旦爆炸，后果会是个什么样。

镇里的人已开始向着城西北公路上涌来。风声里隐约传来孩子们的哭喊声，“爸爸”——张庆田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，他知道今晚孩子的妈妈在单位值班。一想到孩子，张庆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他太爱他们了。除了工作，他几乎把感情都倾注到两个孩子身上。每当孩子们拌嘴打架，他总是象个裁判员那样，为他们评出个谁对谁错。孩子们有了高兴事愿意告诉他，有了难事也找他，他们对他的感情，甚于对他们的妈妈。妻子经常嗔怪着说：“你真是个孩子王！”

现在，他的孩子们在哪儿？这么大的火，他们能跑出去吗？他好象看到了孩子们在火中挣扎的身影，他们在向父亲伸出手援，呼喊着“爸爸！”张庆田的心里象浇上了滚油，痛苦地一把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。他睁大眼睛凝视着镇里的大火，象在搜索孩子们的身影，他多么想一下看到两个孩子欢蹦乱跳地出现在眼前啊！

突然，张庆田的视线停在了离油库500米的一栋小房上，他的心砰地一动，那里住着他70岁的父母亲。他想跑过去帮他们转移，可是四面的火已向油库扑了过来。张庆田眼睁睁地看着那栋小房窜上烈火。他在心底呼喊：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快跑啊……”

直到8日下午，张庆田才抽出时间去看望父母。那房子已被火夷为平地，母亲呆呆地望着一堆破砖烂瓦流泪。“作孽啊！”父亲一边嘀咕着，一边用水浇着还冒烟的余火。几

乎一辈子的积蓄，倾刻间化为灰烬，两位老人的心在滴血。

张庆田，这个从不轻易流泪的刚强汉子，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一下抱住了母亲：“妈妈，我对不起你们啊！”母亲抚摸着他的头，大哭起来，“庆田，你怎么才来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……”

他爱父母、爱孩子，可在亲人们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不能回来帮助他们，照顾他们，他无法向母亲解释。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请求他们原谅。

……

象有个声音在召唤他，刚刚拽着孩子和妻子跨出门坎的张路又站住了。不能这样就走，自己是个更夫，平常没事还要到油库转两圈儿，这么大的火，油库还不知怎么样呢。他回头对妻子说：“贮木场着火了，你带着孩子赶快跑，以后，这几个孩子都靠你了……。”

心，一阵剧烈地绞痛，他不能再说话下去。他不善于在女人面前流泪。妻子已经泪流满面了，那幽怨的目光在凝视着他，分明想让他留下来。张路不敢再迟疑，怕自己的决心动摇，便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浓烟中。

耳边不时传来女人和孩子们的哭叫声，每一声都象一把尖刀在刺着他的心。他不敢回头，不敢把脚步放慢，只是一个劲地向油库狂奔。他知道，这一去将是生离死别，从此，自己和亲人们两分离，也许再不会见面。

张路什么都想到了。他怨恨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多关照爱人几句。她平时什么都依靠他，有他在，她就有主心骨。这次，她能把孩子们带离险境吗？如果他回不来，她以后怎样生活？他想到了那几个孩子。刚才自己走时他们死死拉着自己的衣服不放，他们被火吓呆了：“爸爸，你不要走，我们

害怕。他还想……”

啊，要想的实在太多了，他不敢再想下去。他怕再想下去，自己会突然转身……

没有某种默契，却受一个共同心理的驱使，那天晚上，漠河县油库的干部和工人，除一位病休在家的女同志外，其余的人都奔到了油库。他们知道来油库意味着什么，也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那里只有死亡，可他们还是来了。哪根神经在支配他们，说不清楚。只知道自己是男子汉。自己的生命不仅属于亲人，属于家庭，属于个人，还属于这个社会，属于他们的事业和工作。

没有豪言壮语，也没有边疆将士的壮行酒。面对死亡的威胁，14条汉子只是深深地对视了一眼，一切，便都心领神会了。

他们望了一眼家的方向，在心里为亲人们祈祷、祝福，同时，也默默地同他们诀别。

死神向他们走近，面对死亡，
他们幽默地开起了玩笑，想起
了过去的一幕……

西林吉贮木场近十万立方米的木材，燃起了冲天的火柱。风挟着火，火带着风，疯狂地向对面的油库扑来。油库南面的山火飞过了大林河，铁路东、西两侧的树林，“呼”地一下腾起了几十米高的火焰。象是有股魔力，风打着旋，带着几股火头一起向油库压过来。油库象火海中的孤岛，在团团的烈火浓烟中摇曳！

守卫油库工人们手里的12台灭火器的粉尘全扫光了，火

还是一个劲地往罐区扑。油罐被大火烤烫，油在罐内打旋，撞击着罐壁发出“咣当、咣当”的响声。空油罐也被火烤得喧喧山响。

十万火急！

“老板，油罐要爆炸了！”工人们在呼喊着（老板是工人们对他们经理的戏称）。

张志魁心里明白，32个油罐里贮藏着1300多吨汽、柴油，自身的价值自不待说，如果发生爆炸，就会殃及整个西林吉镇，与它邻近的粮库、商业库、物资库和附近的群众都会在爆炸中消失。

这14个人肩上扛着整个西林镇，整个县城人民的生命啊！

而他，身为一个在场的主要领导，一个老共产党员，此时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，更不能流露出焦躁情绪。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！

“沉住气，一定要冷静！”张志魁在心里告诫自己。

“今春风大，气温高，油罐感冒了。咳嗽两声不要紧！”张志魁幽默地跟大家开了个玩笑。

工人们明白经理的苦心，倒反过来安慰经理：“咳嗽倒不要紧，别让它打喷嚏就行了！”

张志魁的眼眶一阵发热，鼻子酸了。

“好样的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的心里就更踏实了。”关键时刻，干部和群众的心凝聚在一起。

眼睛，眼睛怎么看不见？“快来呀，我的眼睛怎么啦！”张志魁喊着。工人们跑过来，揉，给他吹，可他的眼睛还是睁不开。怎么能睁开呢，他的眼睛已被烟、火呛得肿成了一个“大核桃”。